2291.7
1737
v.13

第十八

編 七

# 乙巳消長錄

十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二

內編 七上

大司憲溫溪李瀣

獻納李致

進士舟川康惟善

康景善

縣監柳貞

正獻公崇德齋李潤慶

忠正公東皐李浚慶

文懿公蘇齋盧守愼

東366140

乙巳消長録卷之十二

内編 七

李瀣

李瀣字景明真寳人弘治丙辰生 中宗二十年嘉靖乙酉進士戊子登第選入史局歷吏郎舍人典翰直提學承旨大諫黄海監司忠清監司大司憲 明宗庚戌下獄杖流遈卒年五十五 弟退溪撰墓誌

瀣性敢於有為常以功名自許李芑除相瀣劾遆之貽書弟滉責以一向恬退何時展盡平生所學耶滉貽書勸其還鄉自守 寄齋雜記

公德性寬厚器量恢弘友于兄弟其處家熙熙然子
侄婢僕有過未嘗形于嗔怒仲兄漪早卒公取猶子
字撫視教訓至于成立其與人居薰然可親親舊之
急必極力而濟之平生無害人之心人望之知其為
吉人君子 墓誌

李洪男上變之後忠州有獵民崔賀孫者欲乘時逞
術免罪冒功窃取品官等鄉會文書將上變或知之
捕告于官邑守李致報監司李瀣請罪依報刑推賀
孫斃焉時洪男持服出入官府煩干請瀣啗之洪男
蓄憾司諫李無疆亦嘗有嗛於瀣於是洪男嗾無疆

及其妻黨大諫元繼倫搆揑劾瀣及致指為殺賀孫滅口護逆賊拿鞫致死杖下瀣受杖減死流甲山行到楊州而死日月錄○栗谷集李致墓碣云李洪男喪中既害同氣欲占籍物曳裒日來諍瀣有時望乙巳李芑之除相也瀣為大憲劾遞之此獄芑實主之物情痛惜名臣錄

公平日不喜徵逐雖與具壽聃同年未嘗相往來壽聃曾為大諫欲擊去芑不果是年夏言者受芑指論壽聃死無疆知壽聃所坐有觸上語遂指公為其黨以震激 天怒必欲虀粉而後已噫亦慘矣上仝

臺啓維新逆黨田民財産擅自爻周還給本主幽憤錄

公諱瀣字景明其先眞寶縣人中移于安東又移于
禮安六世祖諱碩以吏試司馬贈密直使其子曰諱
子修登第事恭愍預平紅頭賊封松安君高祖諱云
俟軍器寺副正贈司僕正曾祖諱禎善山府使贈戶
曹叅判祖諱繼陽進士贈吏曹判書考諱埴進士贈
議政府左賛成妣贈貞敬夫人春川朴氏司正諱緇
之女公生於弘治丙辰少孤學於叔父叅判諱堣乙
酉中進士戊子登科由承文院選入藝文館五年陞
成均館典籍四轉爲吏曹佐郞陞正郞丙申薦爲議
政府檢詳丁酉陞舍人轉弘文館應教丁內艱服闋

復舍人庚子歷典翰司諫又四轉為直提學壬寅下
三道大饑朝廷分遣名臣賑飢民公受慶尚之命
乃為之區畫措處極盡心力勸分移粟咸得其宜出
入間閻不憚勞勩列邑不擾而全活甚衆復命進階
通政大夫為承政院同副承旨癸卯至都承旨甲辰
陞嘉善拜司憲府大司憲俄遞歷司諫院大司諫禮
曹參判再為大憲乙巳以同知中樞充聖節使赴
京丙午由掌隷院判決事按黃海道入同知中樞兼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轉漢城右尹忠清道觀察使已
而入中樞庚戌復右尹先是當仁廟初政李芑為

右相兩司擊去之時公為憲長芑以是啣公公之在湖西也維新有逃還徙民崔賀孫者覬欲因告變得放釁利竊取其鄉人約會文字將走京鄉人捕告于縣縣監李致報監司請訊治依報移文而賀孫杖斃李洪胤之兄洪男聞公有因事嗌已語大以為憾司諫李無強為芑鷹犬（墓誌云無疆因其叔父仲南與芑婭婚為鷹犬）多搆陷士類公屢過其門而不入無強欲中公以悅芑兼怏已憤洪男妻兄元虎變無強死交也於是洪男嗾虎變搆公於無強無強喜躍倡兩司劾公初許公以私漏維新人土田臧獲（墓誌云私漏還逆人土田臧獲）法司推覈患無

實狀次發賀孫事至以庇護逆賊為名無强猶恐其
獄不成又誣公與具壽聃相為朋比獄事益急或勸
公誣服則可免公慨然曰偽服以求活不如死也自
草疏欲上之推官畏芑不聽入賴　上察其寃特
命流公于甲山行至楊州民家發病遂卒是歲八月
十四日也享年五十五公德性寬厚儀觀丰秀才美
夙成工隷書篤於友于教育兄子如已子其立朝行
已務自守絕不為趨時附勢少嘗與金安老居止接
隣且有渉瓜葛以是安老當國屢相汲引公終不受
牢籠平生無害人自利之心惟濟人之急則必極力

而爲之推此心以觀當日之事豈不以賀孫之計得
行則維新闔境人性命遂再沌於湯鑊矣此公之所
不忍其所以聽訊報者欲得其情而聞於　朝耳豈
料其遽斃哉况無強知壽聃所坐死語有觸上遂指
公爲其黨以震激　天怒其凶鋒所加必欲虀粉人
而後已焉噫亦憯矣雖然不出數年國論始定芑以
罪廢憂死無強亦竟死於魑魅逮乎　今上龍飛大
舉曠蕩之典凡存亡寃𡨚無不灑雪而公乃得給還
職秩如初恩賁泉壤焉嗚呼皇天之降報善惡雖舛
於一時而卒定於萬世者如此幽明之間其可以今

日之悲慶而少有洩於昔日之痛毒也我公內子延
安金氏假引儀復興之女生五男曰宓娶忠賛衛申
宗孫女侍公赴京道卒無後寗娶郡守李餁女生一
男一女辛酉進士省峴察訪寯娶都事黃允中女再
娶主簿琴應石女生三男寘娶琴梓女早卒寔娶學
生李希春女生三男女適别坐崔德秀生一男二女
其年十二月日葬于禮安縣北燕谷東向之原銘曰
噫嘻我公之生也其得於天者何若是之厚而其遇
於人者又何若是之亨前而盤後耶方揚庭而荷天
寵兮如黃流在玉瓚之中也倐陰虹之干白日兮奈

如玉樹偪凶飈之衝也匪 勛華繼照而追志兮曷能銷斗牛之寃氛刳肝血而告萬世兮其必有交憤快於斯文者矣 退溪集墓碣銘

禹彥謙庚戌為禁府都事押大憲公謫行見公杖創病甚止中道白令安意調息吏卒懼及禍㪅諫不聽幾為奸黨所陷會大憲公卒而免退溪常言於禹公有感忌事而不忍言及尚未發口因嗚咽不能言若慟初喪 退溪年譜

公下獄受刑道死時方盛夏尸體靡爛自古受禍之慘未有如此者 寄齋雜記

退溪又撰墓誌曰李洪胤之兄洪男遭家大難事有非所急而急者公以洪男文士所為如此對衆嗤之洪男聞之大憾焉司諫李無疆因其叔父冲南與芑婭婿寅緣攀附驟躋顯要為芑鷹犬凡芑仇怨無不攘臂擠陷勢焰熾灼與公同仕史局要公見過公謾應之屢過門而不入無疆欲中公以悅芑兼快已憤洪男妻兄元虎變與無疆往來締交於是洪男使虎變構公於無疆無疆大喜倡兩司以劾公 退溪集

又曰彼賀孫者欲以一邑性命饕大利其所以聽訊者欲得其情而聞於朝耳豈料其遽斃於一訊哉昔

唐之崔仁師治青州反獄多所平反曰萬一誤縱願
以一身易十囚之死公之用心亦若是其所處雖若
小踈正所謂觀過知仁者矣上同

正宗甲辰　贈吏曹判書謚貞敏

## 李致

李致字可遠德水人登庚子科屢爲臺諫出授維新縣監庚戌臺諫啓以當逆黨籍沒之時委諸下吏致令踈漏又捕告變之人苛杖滅跡與李瀣下獄窮訊杖死幽憤錄

栗谷撰墓碣曰　明廟冲年羣宄罔　聖大鍛士林乙巳以來無寧歲搢紳以知名死者肩相比故獻納李公其一也公諱致字可遠年十九選入太學嘉靖庚子釋褐由成均館學諭遷至博士陞户曹佐郎仁廟禮陟詔使臨境調度綵麥難等公照數無銖兩

差吏不敢售姦大爲判書所脤歷兵曹佐郎咸鏡道
都事拜司諫院獻納時戊申歲也公素憤憸人得志
抗言無顧忌入對啓事聞者悚然已而兩司共劾李
芑之罪公持論尤力又言外戚不當與政芑與尹元
衡聞之銜甚未久遞禮兵二曹正郎己酉忠州獄起
華州爲維新縣銓曺希芑元衡旨託選良吏左授公
本縣將瞯其爲李洪男喪中旣害同氣欲占還籍官
之財肉衰麻日來爭辨公嚴辭却之邑人經變尚告
訐有姦民造飛語將擠所嗛于不測公與觀察使李
瀣恐蔓禍無辜平反其獄洪男訐于芑以故縱芑等

始得間㗖兩司誣　啓公及李觀察罪下禁府公時
持毋服守廬被收色不動無一言及家事元衡治獄
必欲斃諸杖下獄中有疏拒不達公久繫無變辭
明廟命減死照律而公已氣盡不復甦時庚戌八月
十日也春秋四十七九月初旬葬于長湍府弘陵洞
從先壠也公資俊貌偉望之毅然可想其有守孝友
亶諒家行無鈌才周不滯自推步星曆下至百工技
藝率皆通曉善飮酒能多而不亂居官秉正無回撓
惟其剛嚴嫉惡不能容人之過故終罹非命公懲於
乙巳欲棄官歸仁川别墅以母老不决此亦天也髙

祖諱邊領中樞府事久典文衡名播中華曾祖諱孝
宗黃州判官祖諱璨成均生員考諱自夏積城縣監
妣全義李氏嘉靖大夫江原道觀察使繼福之女公
娶李僉正麟壽女是星山府院君稷之後也李氏性
度端方女則修備公歿持家業無少替 萬曆乙亥
正月十五日以疾終年七十一是年三月祔于公墓
有二男三女男長曰師聖登文科卒官司饔院正次
曰景聖婿曰權俶李愼言鄭錫禧皆士人孫男曰廉
序度廣庠是師聖五子景聖之男女皆幼公之嗣孫
因公弟都事憿求銘于李珥辭固而請愈切珥念與

公同是德水人同祖高麗三司使府君且公死有餘
烈不可無銘遂銘曰懿其質秀其才天何厚兮畐于
正隕于邪天胡薄耶厚薄在天公何與焉生未始非
辱死未始非榮一片嵌石千古留馨 栗谷全書

## 康惟善

康惟善字元叔號舟川信川人有志槩推重儒林與朴民獻友善甞同入丙午春塲表題請汰原從功臣惟善語民獻曰尚可以賦此題乎不製而出入於洪胤之獄杖死人皆痛惜 燃藜述

蘗齋舟川即灘叟李延慶女婿也蘗齋作舟川碣銘 掛一錄

蘗齋撰碣銘并序曰嗚呼東國上舍生信川康元叔幼而才氣超拔宇量沉毅作止語默若合規度識者咸指為神兒八歲始讀書已通文義比十餘歲能屬

文操紙立就丁酉選司馬戊戌𠤎于灘叟先生門先
生見而器之循循提誨得聞儒者向方不專為舉子
業辛丑服斬盧開寧葬祭以禮泣血柴立人稱善居
喪自是行益修學益進朋遊益附華闡播一時時圭
庵宋子為祭酒每講罷邀君及一二聞人評論義理
君之取重諸老盖如此而禍亦始此云嗚呼當　仁
廟在位多士拭目以為至治可期於是太學生上章
請復靜庵官爵以明士趨皆君筆也忠憤激切上動
天心批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
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我　先王教育之澤

於此亦可見矣雖然言是非則可矣期於定是非則
自有朝廷非諸生事也汝等姑退而更思之未幾
上賓而國空虛矣君乃奉母南歸庶自肆于山水間
以送餘齡學正黃俊良受權臣旨言君嘗在泮好為
詭論將文焉賴有人力救得免猶停赴擧是冬為公
西之志旣盡誠信矣仍擬築室則為親故止之而止
嗚呼己酉李洪男在配上其弟不軌以謀進乃大殺
中原人遂及君蓋以彼輩心行悖妄相避成隙至是
洪胤自首且誣君草檄訊之極其慘毒而言貌如平
日但曰白日在上寧有是哉推官憮然變色竟以書

訣兄弟曰平生忠孝自許反負不忠名泉下之目殆
不瞑矣伏願兄及弟篤信好學其不變不亂有如是
者豈非天得學力有以致之嗚呼君之立志遠矣制
行高矣旣孝旣友人無間然矣顧性方嚴疾惡如讎
不直視非其人未嘗借以辭色故雖爲君子所敬而
人之忌之者亦衆喜古訓不一日去手見忠臣義士
不得其死者輒嗚咽流涕掩卷而起爲文章務出於
奇清新發越無世俗氣嗚呼以君清粹明正能少假
之年異日所造豈可涯涘而僅而立而死非命嗚呼
慟哉康氏于麗族大而繁簪組相望國朝有諱允鼉

守咸陽是君五世祖高祖諱居禮令盈德曾祖諱惕
彰信校尉祖諱仲珍承文院判校從舅佔畢齋學大
有令名考諱顗以武發身為昌原都護府使聘東萊
鄭氏獻納士傑女正德庚辰生君君諱惟善於倫為
第二有二子其一復誠倜儻嗜學中已卯進士録寃
死人子除禧陵叅奉謝　恩便去累除終不就生男
女幼其一適忠義衛李用中栗峯察訪生男希天業
儒女二幼嗚呼天將以是為施邪守愼同門婭也常
欲籲天而無從按復誠狀為之略加點綴而繼之銘
以洩吾哀曰奚目之惟而肆猘呀影有奚異乃中以

汃嗚呼叔也遺世罔極其悲奈何天欲其死何始生之邪天欲其生何遽死之邪愛之篤也何意惡之酷也何理松栢之穀瑚璉之貴學問之事經濟之志天錫之天椓之吾其問諸何地每一念至俛仰而搥胷復使後人搥之至于百搥千搥萬搥而無已也穡齋集

時以惟善為作檄文鞫於庭惟善曰請見其檄而供之惟善一覽而卷之曰此作非吾手段諸公亦必知之矣惟善雖無狀君臣二字固已學之矣瞑目閉口至死不言長貧胡撰

仁宗朝惟善製朴謹等請復趙光祖官疏崔永慶每稱舟川爲人曰心氣積鬱之時披讀舟川疏章則意思活潑云 燃藜述

惟善兄景善號克齋性嚴峻德宇渾成坐免爲庶人

掛一録

## 康景善

康景善字元卿無名齋伯珍從孫號克齋天性孝友制行甚高與弟舟川公同事爲己之學早年中司馬兩試自遣家禍感傷時事酣酒優遊不爲崖異之行舟川疾惡太過公則篤厚寡言 號譜

## 柳貞

柳貞字復元辛亥生晉州人己卯薦科罷科後除江陰縣監未幾棄官寓居忠州金遷里丙午臺啓以陰結羅湜請罷己酉辭連李洪胤獄杖殞子承善登文科通政 幽憤錄

乙巳八月命復薦擧科遵 大行大王遺旨也時薦擧科罷削已二十有七年人多瘐死存者亦已老大臣等請直叙六品職 上從之以李阜為兵曹佐郎金大有柳貞金頤安琁為典籍金神童金鈇為宗簿典牲主簿 國朝寶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李潤慶

李潤慶字重吉廣州人弘治戊午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進士甲午登第薦入翰院歷弘文著作校理吏曹佐郎大司諫義州全州府尹全羅監司官至兵曹判書 明宗壬戌以平安監司卒于任所年六十五名臣錄

蘇齋撰神道碑銘幷序曰守愼以丱子學于李徵君灘叟先生見其與二堂弟道義相敬重心竊偉之今之稱兵曹判書公諱潤慶字重吉乃其長也廣李上世有諱集號遁村登第官至判典校寺事倜儻慷慨

有詩名最善牧圃陶三隱會忤辛旽去之嶺海間旽
誅乃出尋歿有三子諱之直直道事我　太宗嘗被
譴退　太宗晩以屬　英廟英廟立徵爲刑曹右叅
議未至卒亦有三子諱仁孫右議政生五子諱克堪
能文章刑曹判書佐翼功臣廣城君生三子諱世佐
判中樞府事廣陽君生諱守貞副修撰　贈領議政
是公皇考比五世宗支無不由正科相躡爲宰相達
官簪組盈朝妣平山申氏高麗大師崇謙後判官承
演出也弘治戊午生公蓮花坊夙有異質與羣兒嬉
戲口不出惡語方七歲家覆（公祖被甲子禍）配遠郡咸謂鳳

雛騏子及靖國歸洛育于其外翁嘗拊其頭語大夫人曰此兒有器局當遠到必謹護之大夫人親授孝經大學常與勑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為友汝輩不振惕勤謹不名為人公入則奉教訓出則慎交遊德行日進識趣漸高不屑為舉子專意讀書務以為已探索而涵養之勉勉焉不覺歲月流邁至年廿五六為家貧親老始屈跡場屋嘉靖甲午（當作甲申）春宅憂饔粥疏食不怠終制凡俗必新製衣冠以易淡服公只因舊服之深墨之容久而不改觀者異之辛卯中進士第一生員第四甲午釋褐薦補檢閱遷（注書）說

書選爲弘文館著作陞博士副修撰轉正言薦授天曹員外己亥冬　上御思政殿視銓注御筆題公名爲校理一時榮之論者服其名庚子拜持平以言事左遷趕部郞俄陞郞善時邊圉有釁特遣武班重臣巡警以公有名堅文武才識欲令諳委邊務接充從事辛丑拜司諫秋超牧義州淸白自保恩威並流無名晝罷封疆益嚴暇日率軍射獵以習戎事其下樂爲之用壬寅冬有報使臣回自燕爲胡騎邀截公遽領兵直進旣而知其妄乃還　上聞而嘉之曰聞變騰赴眞邊將也甲辰春考滿入　爲民部明年拜大司

諫務從平恕多有匡益夏由僉樞爲承宣李煇獄起
聞其嗣中悅承李公指自首亟止之歎曰引人以自
明於汝安乎事雖未止聞者伏焉秋除大司成丙午
三月差　誥命謝恩副使朝京還嘗駁李芑麤險至
是自危丐爲星州州號難理推誠任眞士民心服有
雲間李使君之謠戊申病辭己酉復爲承旨庚戌有
上疏指斥　慈殿僚議留院覆議同列爲陳復昌耳
目者誣以掩抑喉臺諫攻黜之門外癸丑大臣言其
寃滯遂叙秋臺甲寅出尹完山地多士族好譏訕公
不煩刑罰一出悃愊橫議帖息其後至相弔以爲善

人亡矣有墜淚者乙卯夏倭奴入邊相次陷沒將薄
靈巖觀察使牒公為守城將盖欲藉公威名以壓分
崩也公悉調精銳入據之既部署號令李公為都巡
察使住牙錦城檄公曰防禦使既入城假將必還守
本境則軍中聲言令公朝出吾等夕散防禦愕眙失
措公私與書曰將卒皆保我為固我動且不測正所
謂秋毫皆帝力常恐不得死所之日也吾不可去已
而賊拘提俘虜直抵城下斬斫擲首踊躍吹唇為登陴
狀闔城氣奪人思奔潰公自巡視厲以忠義曰我固
世受 國恩我作此城主必與此城同存亡若等亦

太平民盡亦念我　國恩一乃心力殺賊以取勳賞士卒徼勸無反意猶偃旗息鼓戒觸賊怒公之麾下有請出少兵以嘗賊者公知其可用乃犒遣之多所馘獻無不立賞見有被創者必為之垂泣人益感奮由是他衛倚以為重踵而不挫遂殲强冦卒全孤城一方觧嚴京師晏然公之力也　上奬諭增秩八月拜為監司益修守禦坐牢湖南人心明年加號巡察專制諸將是夏倭冦上國而歸邉將邀殪百級並獲唐人百餘觧送皇帝降勅褒賚逮公秋以畿甸沿海防虞實急舉公遣之戊午　上以關北豊沛接戎命

擇命皆重之也庚申特命都承旨總陟兵書朝野喜
得人夏因事遞旋判臬司壬戌　上曰關西尤重必
以極選公爲首薦時久病羸瘁乃曰一息尚存曷敢
求安旣至一洗舊習貪汚自遁兼理宿枉顯連相慶
世愈推爲鉅人長德臨絶所言皆忠孝義理揮婦人退
命正身東首終于公舘八月十一日也訃上　上震
悼曰儒將老宰在外淪逝心實疚焉令護送別賻甚
厚得十月二十日葬楊根治西高要洞未向原卽夫
人域中公宇量弘深志業醇正聞人善輒喜形于色
視公御輿僕隷無間能使俗漢頑童望之心醉至論

禍福死生無幾微可見斷大事不以私見有所回互
獨常懷王裒之慟未嘗過西市路及貴顯益傷惓不
及時遇忌日哭祭哀慕若初喪然兄弟自為知已當
季公贄居必合與同處如大夫人在家時相向對坐
連日夜無倦出而反必相見乃入私室所在手録横
渠訂頑張思叔座右銘與凡聖賢格言粘諸壁端歛
而觀之小學近思録等書不離几案曰若此文字寓
諸心目亦足以矯輕警惰開益心智也每讀至忠臣
義士名賢事業必擊節歎賞不以尋常記誦為貴家
無甔石田不備斗升亦不以為憂隨遇而安盖其胷

中恢恢有容有守有廟堂之姿有經濟之才與世不
遇乃卷而懷之顧其出入塞徼練達軍旅則人見其
大也遂以將才歸之莫有知其存諸中者而公亦不
以求知於人也夫人申氏高靈世家縣監宗河之女
男三人一中悅吏曹正郎死非命娶郡守趙德壽女
生男士溫叅奉二叔悅監察娶忠義衛李中女生男
士栗縣監士穀生員女適縣監尹溶三繼悅娶叅奉
金達恩女生男士敏士遜士修女適監役成哲叅奉
李慶曇女四人一適縣令柳沂生男惟寬奉事惟信
生員惟敏女適幼學沈仁裕二適幼學尹海無後三

宋應期夫人即聽翁[illegible]女也居與元衡比隣元衡以妾蘭貞冒爲夫人其子女婚嫁以翁婿卒致搢紳家淑人一以疾辭終不往見九齋集行狀

適判官宋應期生男欽祚承祚天祚餘幼四適縣監
宋應瑞生男復昌女適行府使辛應時庶子庶悅何
其盛歟其未艾乎士溫友胤也紬季公狀來屬銘噫
論德則吾薄烏足記大人言行以傳世行後後三年
復來言銘吾祖徵公其誰遂次以爲序而銘曰稟剛
而表柔既粹以周天得也言通而慮遐不燿而華學
力也有虎豹之勢鳳凰之儀如海不可窮山不可移
若其孝友慈仁而主忠信恬淡持守而耻干進德誼
感人之風籌畫賑衆之功皆古賢以爲難者而吾公
不自完焉嗚呼齡也不贏位也不盈生之何期奪之

何為我心斯怛最跡鑱珉以訓萬世尚見其眞蘊齋集
浚慶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和而内立浚慶
外毅而内怯　仁廟末潤慶之子中悅與李煇有私
語犯時忌及乙巳難作中悅欲以煇言告變自明稟
于潤慶潤慶曰身死雖可惜朋友豈可背乎中悅問
于浚慶浚慶曰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地也乃自告
于朝而亦不免死於是人知弟劣於兄矣經筵日記
李潤慶謚正獻有文武才忠義正直勝於弟浚慶乙
卯倭亂浚慶為元帥貽書于公曰賊甚銳顧勿進公曰
受國厚恩當以死報赴戰得捷浚慶以逗撓見譏以

此知弟劣於兄 號譜
柳而見成龍字爲應教時將往議李判書潤慶謚歷拜
左台蘓齋相蘇齋謂柳曰判書是有名宰臣且南征
時有功且多清德須以美謚謚之柳曰諾乃以懿肅
翼莊勝敵志強曰莊懿度判事得宜曰度備望報于政府朴思菴時
爲首相合坐勘啓時謂謚號未盡其實還下改謚蘇
相曰此論極當與右相林塘同辭以告 缺月汀漫錄

## 李浚慶

李浚慶字原吉號東臯潤慶之弟弘治己未生 中宗十七年壬午司馬辛卯登第歷弘文著作吏曹佐郎直提學癸卯魁文臣庭試出按關西又歷吏兵判 明宗戊午拜相官至領議政 宣廟朝賜几杖壬申卒年七十四配享 宣祖廟庭 名臣錄

蘓齋撰神道碑銘并序曰四朝元老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李公墓在楊根治西鳴岵里乾向原萬曆九年辛巳三月左議政 光山盧守愼刻碑其東南曰公

諱浚慶字原吉號東皐廣州人弘文館副修撰 贈
領議政諱守貞之子判中樞府事廣陽君諱世佐之
孫刑曹判書佐翼功臣廣城君文景公諱克堪之曾
孫右議政忠僖公諱仁孫之玄孫其始有諱集以文
學志節鳴于世與牧圃陶三隱友擢第判典校寺事
觸辛旽負父逃嶺表久而歸號遁村生諱之直刑曹
右參議寶文閣直提學有氷蘗聲李氏遂大顯忠僖
五子俱以文進為大官冠冕奕赫極于廣陽修撰之
世甲子政荒闔門遇禍公方六歲寘身于外正德丙
寅 中廟改玉始還京大夫人申氏平山著姓高麗

大師崇謙後也父尚瑞院判官諱承演見公大奇之
囑曰阿童器局不常終當達到大夫人母道尊愛教
勑謹備孝經大學皆其口授常曰寡婦之子人不與
交必十倍勤學以無墜舊服公能敬承不出閭巷年
十七八行成藝達乃有學志不在場屋專務爲已動
求矩矱嘉靖壬午上上庠才學著聞與伯公事大夫
人承順就養有不安節躬湯藥嘗進甲申春執喪毀
瘠幾不勝宰相沈彦慶聞二公名饋之肉乃時亡以
謝辛卯登科屬槐院旋補史官壬辰入玉堂生員李
宗翼上疏詆金宗直之學且斥時事執政大怒請鞫

上召對二品三司官議俱曰當死公獨言此人議論
乖僻誠可罪也然以言獲罪恐非美事金安老許沆
等深惡之癸巳再爲注書復啓陞著作博士副修撰
間與具壽聃赴夜對　啓言罪安處謙時無情被謫
者多宜釋之以應天變時正擯己卯謂公爲灘叟先
生從弟摘以成罪褫職朝夕且得禍杜門對案日有
程課丁酉三奸誅乃叙歷民部天曹文學春官弼善
掌令副校理軍器僉正副應教應教輔德　中廟以
儲學日進博延僚屬知公善於勸講久不遷辛丑陞
直提學未幾超副遷承旨癸卯庭試首選進階尋自

右尹除祭酒講教不懈終始一期見時習浮躁每與
鎭靜甲辰朝議以中朝有難處事遴公充告訃副使
還拜小司 當 仁廟初公言於人曰宜早封太弟以
定人心時尹元老有離間意識者憂之一日諸宰會
朝堂議其罪公引漢薄昭以明之事得寢李芑林百
齡忌公出爲西伯禮法爲治淸簡嚴正黜陟公明一
路畏服及瓜大水湃流請去職卽辜 上賜優答特
借一年歲遂歉益薄自奉減衙供誠一賑贍民賴以
蘇戊申陞秩判戎曹歷栢司京兆凡三載間置樞府
者五庚戌五月謫報恩縣盖芑陳復昌交搆而逐之

也朝野驚惋辛亥遇赦還僑村舍其冬叙知樞揔管
壬子判臬司卯酉剖析囹圄一空時北鄙師欲設鎮
越境藩胡怨怒朝廷薦公巡邊審視形勢曰幾誤事
矣招撫饋饗邊心乃安還長御史凡四秉風憲不尚
矯激克持平允冬　上命選廉謹賜宴　闕庭公當
首與移疾不進癸丑復入南省甲寅改大宰久專銓
權懼而謝病乙卯判水部改秋臺五月倭寇湖南屠
城戕師報至京師大震分遣左右防禦推公為都巡
察使輒調發簡閱部署指授民不知兵先自駭散所
以無鏖劓之功公上章自貶席藁請待罪自是寇自

敗適民乃奠居上勞將士錫公表裏乃分與將佐尋
移起部擢右贊成特兼西曹公三掌兵柄夙夜殫慮
甄拔訓鍊必公必律軍政以舉辭輔養官曰臣少温
潤之容乏薰陶之術决不敢昵侍元良誘掖成就不
許戊午陞左轄卜為右議政庚申陟左加世子傅冬
辭疾特紓宸輪癸亥以脚疾辭不允甲子有稱内使
矯旨者諫官言剛正大臣被欺不悟請罷上遞乙丑
秋尹元衡有罪免進公上相辭以前疾 給扶即疏
請正其罪以安輿情繼率百官庭請三日 俞九月
上不豫中外危懼公嚴勅諸衛且會議啓稟 上少

聞召大臣入卧内公引史官大書以進曰東宮久虛
聖念及此否後復表出大學衍義當參考閔箕傳建儲之說
因便殿引見上之丙寅春請罷新立科條及僧宗等
事皆從之冬因災求言上封事極論君德國本　上
嘉奬丁卯又辭不允六月　上疾大漸夜半宣召公
升御床執手以泣請中殿定大計令侍衛諸官具世
子儀物迎　上潛邸宅恤翼室時倖輩坌集從駕或
言以為功公曰事自內定臣下何與人不敢復言當
詔勑壓境時頒穆宗登極詔　禮並吉凶且以新君未受命事
多裁抑公參酌力辨多得其可後許太史遇國人必

問領議政安否秋　啓召還乙巳人以裨新政冬又
辭不允戊辰春　啓釋乙丁人復爵放緣坐還籍物
公以年至乞致仕　命賜几杖辭不允迎　恩之日
略陳盃盤只邀耆舊宰相禮接使命而罷時　仁宗
祔文昭之議起公亦嘗以别祔爲恨請增構寢殿及
考得其本議復啓五室不可加於是物議朋騰斥公
太甚公又上劄明其所以然終不務勝以沮羣情乞
追贈趙光祖官錄用鄭夢周後從之後又請金宏弼
趙光祖從祀　文廟不納庚午春三辭不允詣闕陳
請又不允前後答辭愈出愈懇夏旱公請減常供及

浮費且雪丁未獄削苞鄭彦慤爵又因災收議條陳
蠲逋欠振淹滯飭邊備理獄訟四事又請立正供都
監以祛代納奸濫之弊皆從之自三司郎舍下及韋
布請伸二柳削僞勳公日與諸宰剡章力論八月辭
疾九月率百官固爭五日别上劄自冬徂夏辭不已
上勉從壬申夏疾亟却藥語子曰天祿已終豈可服
此延生第欲貢一言其草之一曰帝王之務惟學為
大二曰侍下有威儀三曰辨君子小人四曰破朋黨
之私餘不及家事屛婦人遷正寢東首而逝寔七夕
也嘗製深衣幅巾至是用以襲之劄入　教曰啓辭

當省警其復有所言乎令承旨問疾已無及矣訃聞
上震悼命賜喪祭需輟朝三日遣近侍吊祭官庀喪
事九月十九日葬公資禀既高學問有方處心正直
寬平行已光潔峻整好善誠而明惡惡嚴而恕少從
黃公孝獻受小學比長就從兄叟灘先生得聞趙靜庵
餘論日用動靜恒加存省以致力於不欺之域惰慢
鄙背不形于外守儉約絶玩好惟以讀書為樂凈掃
一室焚香端坐小學近思錄常置几上將聖賢格言
及讀史有契于心者亦必貼諸壁而觀之倦則肄書
曰不欲使此心弛放也或時觀德曰不可使四支安

逸也素喜古文尤愛左氏兩漢韓子以後世文卑弱不取且曰文章直工匠事耳及纂辭奮筆渙若不思渾浩疏通非雕篆者所及書畫音律無不曉暢恐其易流不以著意惟致美朝服如衣冠飲食亦皆慕效華制常以廢蓼莪失榮養為恨對伯公嗚咽不自勝忌日必舉哀初度未嘗置酒聽樂友愛天出聯裾共被無須臾離所居阨陋與連墻終不忍移及遭其喪服衰朝夕哭竟至喪明祠堂未完盡心營飾祭則自為具以助嗣孫凡人有喪竭力救之俸布賙急無餘蓄不肯起第宅置田園凡紛華名勢避之若將浼

焉人不敢干以私門庭蕭然有同寒素操履無玷痕
評論無偏詖故雖以安老流之毒芑復昌之凶樑通
源之猜能使之憂畏困橫而終不敢有以加害正色
獨立開誠布公文武隨用謀行功從鎮人心培元氣
以一身為一國安危真所謂社稷之臣矣顧以東方
士禍數起不免為之調劑人或不知反有情外之謗
乃歎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厥心靡不嚮王室蓋可
想已自少負重名大為鄭文翼金慕齋公所重尹公
汝沃尹漑字曰惟某可托大事李公景浩退溪字言於
上曰李某柱石之臣至上有教曰臨終獻忠乃指上

下皆有病痛乃憂國誠心使朝廷自底和平之意是知四老可謂知人而公亦不可不謂之被遇也又自號南堂或稱紅蓮居士晩年收畜書籍帶籤滿架自云蒙天之祐眼膜少銷汗青復展益知所未知以娛殘齡幸矣夫人金氏安東府豊山望冑五世祖諱安邑在麗三司左尹曾祖諱從石早世祖諱徽孫郡守考叅判諱楊震外祖從仕郎姓諱許瑞弘治庚申生性慈仁端淑婉娩聽教叅判公鍾愛之選所宜歸大夫人一見而悅之亟稱曰吾婦吾婦敬夫子無違禮遇妾媵恩御婢僕若臨祀事必經躬執辛勤調度倢

成小字其在關西少私取公之清德蓋與有贊焉事
公之姑如母公起外翁妾子賤隸中以奉事夫人軆
之盡意資辦昏娶立家家育寡庶弟周給待親黨内
外無間凡有酒食分饋絡繹輕財好施無倦習聞小
學説以朂子婦紡績長在手中斂具皆所預制病篤
神精不少爽已卯九月十三日屬纊有四子禮悦廣
興倉守娶兵使張彦邦女無嗣以堂侄士修後次善
悦早夭次德悦文科京畿都事娶縣監許堣女俱有
側出兄弟衛訓事嗣朝夕不怠次適掌隸院司評李
沃生一男曰廷直生二子幼十一月十七日即公高

要洞墓東近先塋地𡨚翌年春遷公柩同兆銘曰皇
眷震邦二鳳降兮金皷摐摐羽儀庬兮乃徹以洚公
為舡兮載離内訌愠于咙兮踽步竿橦摧蓬撞兮綫
帶油幢金椎控兮荐撤蒿椌危可懱兮龍文旣扛扶
天杠兮斬拔枏檐辮驪駹兮吊哀于逄台塞瀧兮嗜
義如鐘德日矼兮靄然滿腔洞八窓兮彼昏悾悾謂
我龍兮不和乃庬盾與鏦兮是絜𦤳釭測海江兮中
流失艭夜無釭兮楊山峣峣水淙淙兮新封若龐釼
會雙兮有石次玒屹其從兮我闢遺跫詔後惷兮 蕪

元衡為奉常正時議將駁之李公浚慶止之曰宰相同生猶可為階梯職以　中殿同生可不保此職乎元衡德之及乙巳獄起李公以仲悅之叔父出為平安監司陳復昌疏陳幼冲嗣服之初不可無　先朝善人卽召還皆元衡之力 月汀漫筆

時仁宗成服翌日諸臣會于賓廳皆欲殺元老先行後聞右尹李浚慶曰　大王大妃在上豈可不禀而擅殺其同氣乎未久出為平安監司 梧陰漫錄 詳元老傳

乙巳李芑釋奠祭飲福言清流三十餘人皆竄謫者公為首順朋顧見芑曰李某言於朝曰早封太弟以

定人心云云何以為罪芭執筆削名横得免禍後公
旣逐李無彊倡言李某才兼文武不利於國家必欲
加罪沈連源止之未售其謀庚戌李芑陳復昌啓
某申救尹任且咎李洪男告變論竄報恩後李芑罷
放還幽憤録
中廟朝李無強為北道御史有周給乙巳謫人者摘
而罪之及陳復昌敗無強亦竄慶源守令相戒是乃
前日罪賙謫客者也無顧見者李浚慶曾為兵判無
強劾之至以為才兼文武不可使掌兵權後浚慶為
巡邊使到慶源見其所含憫之厚遺食物或有哂其

以德報怨 日月錄

謹按無強與復昌為奸兇鷹犬屢起大獄戕害善類若論其罪誅戮亦輕人方以保其首領為失刑莫不切齒扼腕而彼獨為之矜愍者何也是亦仁人之心歟可謂枉用慈悲矣宜乎持難於削僞勳定國是之論也 青野漫輯

明廟大漸之日公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行之若平居無事之日而有賁育難奪之節故至於胥吏隸徒愚夫愚婦之無知莫不瀹然大信望之若泰山然豈非公之厚德重望素服於人者也 東皐行狀 蘊齋集

詔使許魏之來待公禮貌極其尊敬許遂與從容答論至於國家禮制風俗無不詳問請錄示公即座上操筆錄示（朝野僉載）

宣廟朝內璫李鳳庭供奉筆硯頗得宸翰餘法公時爲首相牌召鳳庭責之曰汝以內侍模習 御筆將欲何爲乎不改當有重刑鳳庭大懼效松雪體以變之上聞而喜焉（公私聞見錄 月窓夜話）

乙巳李浚慶請以 仁廟不入文昭殿三司駁正之初 仁廟禪後權姦當國以 仁廟未踰年之君不安于文昭殿祀于延恩殿（德宗位版所安 德宗未即位故別祀于延恩殿）

國人悲憤至是興議欲於　明廟禪後與　仁廟同
祔　文昭殿浚慶以為　仁廟既祀于延恩殿不必
祔文昭於是衆議蜂起三司交章至比浚慶於乙巳
權奸浚慶亦自服過遂寢其議經筵日記
己巳李浚慶侍　上語及乙巳之事曰衛社之時善
士或有坐死者其瘡痍未合矣李珥曰大臣之言何
可含糊不明乎衛社是偽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宗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
人心豈歸他人哉姦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
錄偽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

勳正名以正國是不可緩也浚慶曰此言則然矣但
先朝之事不可卒改琈曰不然　明宗幼冲即阼雖
不免姦凶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姦矣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先是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
珥賢且才可薦用及珥於經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
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言輕乎上全
庚午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己酉之寃　上下其疏
使大臣議啓五月領相李浚慶啓曰觀其大意則欲
昭雪乙巳己酉之寃乙巳之獄實多有可議之端然
在今日似不敢輕議己酉之獄最爲寃枉誠可於悒

聖教以爲乙巳己酉非今日所當議臣等不敢容喙
然其事有如此者敢陳首末自 上答曰知道 上仝
仁傑之疏旣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爲寃枉未
伸致此旱災浚慶等見物議難抑乃率東西壁詣闕
請雪丁未己酉罪人之寃削李芑鄭彦慤官爵猶未
擧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巳以下寃枉猶未擧
僞勳 上仝
十月丁巳臺諫以 聖節拜表事就職 前以未蒙允幷不出仕
復論啓乃命柳灌柳仁淑伸雪叛逆之名十一月停
啓自擧事之後百司廢職吁閤者凡七朔而竟不得

削勳大臣初迫於衆情不出於己誠故終未回天浚慶等猶曰舉事當以漸進削勳之議太遽故未能得請耳 上仝

壬申七月上遺劄論朋黨而卒 燃藜述

栗谷論朋黨疏曰浚慶以正直行行平生自許而位冠百僚榮享五鼎可以知無不言以報 聖主苟見廷臣結為私黨則何不於作相之日明白痛陳乃於屬纊之際藏頭匿形鬼談蜮說如此正直行行者果如是乎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嗚呼異哉 栗谷集

公器局方嚴持身清儉 燃藜述

公爲相曺植書警曰願公上諫如松無爲下蔓如藤

德川師友錄

領相李浚慶務欲鎭物不能有爲士林多短之然有淸德門無賄賂或稱賢相云 石潭日記

公以老成持重與後進相左見忤於時卒後謗議未息而至今言相業者推公爲第一 芝峯類說

公少磊磈不羣儀貌雄偉有名多士間立朝淸嚴自持與兄潤慶同有時望但潤慶外和而內立浚慶外毅而內怱乙巳中悅之死及乙卯倭變知弟劣於兄

矣方權奸用事浚慶不敢崖異而心護士類故時望
不衰元衡既敗乃得當國　宣廟初士林顒望有為
而浚慶無經濟之才性又高亢不能下士且以膠守
舊轍導　上因循架漏無相業可觀於是士林短之
奇大升尤發侵語浚慶聞而啣之遂與士類不協疾
病上劄論朝廷有朋黨之私請破之　上驚問大臣
曰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由是士林指浚慶為醜正
之人不能全其名望

謹按浚慶以四朝老臣清以律身毅以治事屏黜
權奸翊戴　聖君孰不曰賢相惟其矯亢自高不

能下士積成釁隙卒之誤君上以喪邦之言遂失

令名嗚呼惜哉石潭日記

[illegible]

盧守愼

盧守愼字寡悔號蘇齋光州人中宗三十八年癸卯
登魁科賜暇湖堂以吏郎竄珍島十九年 宣廟初
放還歷直提學藝文應敎副提學忠淸監司大司憲
吏書叅判〻書典文衡癸酉拜相至領議政庚寅卒
年七十六 名臣錄
行狀曰先生曾祖諱敬長敦寧府叅奉 贈吏曹判
書妣貞夫人東萊鄭氏祖諱瑚豊儲倉守 贈議政
府左贊成妣貞敬夫人完山李氏考諱鴻活人署别
提 贈議政府領議政妣貞敬夫人星山李氏光山

之盧胄於高麗大護軍諱恕至 本朝有諱嵩官至
議政世爲漢陽人自郡事諱尚仁娶于尚遜巽化寧
至孫諱德基旣通籍以 貞熹之譚累遷輒乞外尋
拜同知竟不樂而歸事載佔畢金先生所撰墓誌是
生諱漑善陝川郡守寔先生高祖也先生以正德乙
亥歲生〻而粹美自能勝衣屹然如成人六歲始讀
書往〻賦詩有驚人語十七歲登灘叟李先生之門
得聞爲學之方日誦小學以爲受用之地甲午中司
馬丙試入太學鷄明必冠帶而坐夜分乃寢莊敬自
持慄〻捧盤水雖同舍生未有見其惰者時慕齋金

先生知成均館事以時習箴試諸生見所製凡下以
人才不競為憂及見先生之作大奇之曰此人終當
為世大儒矣二十七聞晦齋李先生入洛以書為贄
而禮焉仍請存心之要晦齋指其掌而視之曰有物
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先生曰是忘助之異名也一
言妙契益用力於收歛之方癸卯中文科初試會試
殿試連擢三魁本朝所罕有也初拜成均館典籍旋
拜弘文館修撰甲辰正月拜侍講院司書時 東宮
聖學生知加以緝熙之功逐日講書傳與綱目先生
入侍講書之祗台德先而言曰求作貢之法當求祗

德之心大抵古之帝王之學不越乎敬而已故堯之欽明舜之溫恭及此祗德皆一意而湯之聖敬日躋文之小心翼翼武王之敬勝怠伊尹之以克敬告太甲召公之以疾敬德告成王者無非從此而溯源矣至伊洛諸儒又發明之以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等語然後帝王精一工夫始有所下手處此敬之一字徹頭徹尾貫動靜兼體用也故曰修齊治平都少箇敬不得雖然古人云有死敬有活敬若只涸靜黙識而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權其輕重則槁木死灰而其死敬矣伏願於此兼

體用合動靜而察之講不通聲色曰蓋人之生也性
仁義禮智然寓在形氣上則不能無耳目口鼻愛惡
之欲舜所謂人心也天理人情同行異情夫聲色貨
利之心堯舜桀紂無異但中理中節為天理無理無
節為人欲故聖人必加精一之工使道心常為主宰
人心聽命則本原澄澈而聲色貨利不特絶於身亦
且息於念慮之微矣講曰敬曰仁曰誠而言曰其理
一也主於敬公於仁實於誠亦莫非此心之德也然
以全體言之誠為大以工夫言之敬為切蓋以敬而
為主宰則仁與誠在其中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

知不先致知則更涵養何物故欲主敬者必須致知爲務講奉若天道曰天非有視聽也亦非謂蒼蒼者也特理而已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當陰必陰當陽必陽靡所愆違當淫而禍當善而福無少差謬皆天聰明之實也講史之幽其弟滕曰兄弟天屬也天屬之親分於一氣秉彝之良得於天性然或不能相得而至於變者必有讒賊之人抵隙而間之也欲免於是者必友愛素著誠意交孚薰蒸浸灌無有罅隙則讒謀何從而入哉講經史自娛而言曰帝王經綸之學與常布有異然則其所以爲學者初無二也魏文帝

唐文宗皆以經史自娱二君者若可謂好學也然文帝同氣恩薄文宗柔懦不立其於經史何得乎真德秀曰好書而以之資容談銷永日未有不為文宗者可不戒哉程子以記誦博議為玩物喪志亦可戒也

講弘億所陳八客曰古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立一法不如除一弊先王之法豈可輕變乎創業之君皆聖人也垂法於後者必有大經大法之萬世不可變者或有因一時權制而行之之久時移事變不能無弊則又豈可不少變以通之乎故曰當繼述而繼述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昔王安石

變法程子以爲其時正當變通之時也朱子引而辨
之以爲安石之變法不當則可謂當時之法不可變
則不可謙近思錄有始便有終而言曰陰陽屈伸之
理自然生〻不息而釋氏謂既屈之氣復伸故有輪
回之説屈伸之義觀於鼻息可以辨矣鼻息出而已
散豈有出者復入乎朱子云今年花落後年又發自
是他生意非是所發之氣復歸而發也古云佛不識
陰陽晝夜古今生死蓋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
乃天命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回可謂幻妄
又曰無妄不欺而言曰無妄者自然之誠天之道也

不欺者着力去做人之道也然用功於不欺之地亦以至於無妄矣又因公則一而言曰所謂一即仁也仁道至大實難體認莫若以恕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此皆以恕求仁之術也然古人云無忠做恕不出有忠然後斯可謂之恕矣先生帶院職凡二百五日而入侍者居半前後所進累萬餘言其所反覆引喩者無非誠敬之說學問之要而於去邪懋實之方尤致意焉 仁廟日加咨問酬酢如響秋拜兵曹佐郎還拜修撰仍賜暇讀書與退溪先生伴直多有講論道義之樂十

一月 中廟上賓 仁宗即位乙巳正月拜司諫院正言劾罷李芑傾邪不當居具瞻之地移拜吏曹佐郎七月 仁廟昇遐 明宗即位尹元衡與李芑顚柄大起士禍先生罷歸鄕里丁未謫順天秋因壁書之變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移配珍島初尹春年於先生童稚交也逐日來訪欲有所語先生覻知其意每邀隣友李敏德於坐使不得發口遂為芑所擠其後春年語人曰吾欲指寡悔生路李敏德在傍無隙可語可惜先生聞之曰吾之保有今日正賴此耳渠發言而不從則必殺我從之則吾平生盡棄之矣是

歲纂 書筵講義所居結茅三間扁曰蘇齋蓋取朱
夫子我讀我書如病得蘇之義也靜坐其中研窮經
史無不會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常愛陳茂卿夙興夜
寐箴蘚音簡切爲學大法皆備而恨學者不肯仔細
理會無以識其歸趣至是乃逐句註釋明白易解退
溪見之云斯道不亡於吾東則此解必傳於後世乙
卯註解字訓及童蒙須知島俗初無婚禮閒人家有
女子則不通媒妁而露兵刃相殺歎自先生之至喻
以禮讓婚媾有儀而夷風遂絶焉乙丑量移槐山丁
卯六月 宣祖卽位用相臣言疏放乙巳被誣諸臣

先生以弘文館校理被召士林相慶先生以事親日
短丐歸戊辰春還　朝特除弘文館直提學兼藝文
館應教再疏乞歸養　上曰盧某學行卓甭將共成
治效似難許歸令大臣議之李浚慶曰　聖學日進
經筵不可無此人令本道監司敦諭其親來京庶免
遠遊之憂而專意於進講矣六月特授副提學七月
遷大司諫還授副提學乞暇還鄉上箋請留養　上
問其情事　特除清州牧使俄授忠清道觀察使以
其地近而使於榮養也先生上疏論人君之為治必
以立志為先娓娓數千言且進夙興夜寐箴　答曰

疏辭皆格言敢不服膺而力行予舊學于韓瀾明以
此箴授之曰此乃暗室盧其所解自此知卿之為學
矣今幸復見當以此而自勉仍 命校書館刊行十
一月將 朝辭聞外艱奔還過哀而毁將不勝喪監
司以聞于朝遣内醫救病々間陳疏以謝附箴規語
六條略曰臣所憂者憂 殿下所務之何在甬務討
訓解而不務求義理務察政事而不務立治道務攬
權柄而不務合於人心務循前例而不務斷以古義
務悅諂諛而不務愛正直務善才藝而不務重器識
凡兹六者皆臣病中所過憂也服闋拜大司憲力辭

不允以母病乞歸　荅曰卿不可一日不在予左右
奉母上來輔予不逮則卿之忠孝兩全矣先生感激
恩遇奉大夫人還京以病三告得遞拜同知中樞府
事尋移戶曹叅判旋拜副提學求郡養母不允八月
上創請罷宮池之役其略言人之心理與欲而已理
長一分則一分之欲消欲長一分則一分之理消消
長之幾間不容髮而況人主一心衆欲攻之所謂欲
者不必沉溺一有所向旋為所惑不知自反則必至
於滔天而後已甚可懼也伏見　殿下於宮池之修
初豈遽有溺於逸欲之意哉必以為修毀補獘而已

役微力細而然　聖意一着於此轉動不去安保其
必無夸前侈後之好而欲速盡美之累乎壬申春兼
藝文館提學俄拜吏曹參判兼同知成均館事尋移
大司憲復拜吏曹參判秋陞授判書時　穆宗崩
神宗即位翰林學士韓世能給事中陳三謨奉使頒
登極　詔先生差遠接使將行極陳違母闊迫之懇
遂　命換差館伴仍拜大提學辭不許　詔使每見
先生和詩輒加歎賞曰愈出愈奇癸酉二月拜議政
府右議政乞免不　允承　命薦有學行人趙穆李
之菡柳夢鶴洪可臣金千鎰奇大鼎崔永慶柳夢井

超授六品俄以病遞職玉堂及大臣交章言盧某素
有重望請收成命以盡優待之誠即　命仍任冬乞
遞不許撰晦齋年譜又序其文集乙亥正月　仁順
王后薨卒哭後禮官仍舊以烏紗帽黑角帶爲制先
生獻議略曰伏見視事之服既以素色而冠與帶獨
黑方在衰喪之中實爲未安宋孝宗布素視事　大
明仁宗素絰臨朝皆不從羣臣之議而斷於舊規之
外必斷自　聖衷然後終當經久矣　上從之遂定
白帽帶終三年之制五月入侍　經筵　上問可用
之人以許曄李珥對先是沈義謙與金孝元相軋朝

著有不靖之端先生憂之白 上而黙之六月入侍
經筵特進官金添慶言何見 天顔恐不能遠色玉
音峻厲同列皆縮頸先生曰 聖躬雖未有此病添
慶之言出於忠愛願勿以言之遜逆爲喜怒也申黙
請刋行六臣傳 上有嚴旨命罪南孝溫賴先生救
解事寢時義州牧使郭越疏中有外人通宮禁禍士
林之說 上怒其妄言欲罪之先生謂同列曰此豈
越所做出遂 啓曰此言閭閻多相傳曰輕信塗聽
越雖過矣而以言獲罪恐虧 聖德越以此免譴丁
丑六月 仁聖將任瑠灌仁淑申寃事屢言于 上

先生承命對曰乙巳諸人雪寃幾盡今給四臣職牒以慰 慈心恐非得已遂復柳灌柳仁淑等爵秩政府請任瑠復職削衛社僞勳先生 啓曰臣以乙巳罪人有可避之嫌無可避之義言不言皆罪也仍以命就列率百官爭論十月 仁聖違豫 上命復職削勳戊寅春以病辭職略曰當扶顚持危則必進知妨賢病國則必退此古今通義也小臣未堪扶持之責反重妨病之罪臣宜終朝褫而不能一日據也九告始得 命拜判中樞已而仍任以政院玉堂大臣有請也先生又辭曰凡人自反兄以上三請而不許

則已者惧瀆也況犯雷霆之威吐螻蟻之懇至於十
八度而猶敢冐昧者冐而居之必有折覆之憂抑而行
之必有狂易之憂故冀就小閑姑延殘齡以萬一輸
報効於異日也　荅曰大臣者輔一人宅百揆其進
退繫邦家安危未可苟也卿有德有行有學有才爵
今多虞顧乃有辭退之懇自古豈有舍君去國而可
以為孝者乎前日之遞將以姑慰卿心非以為當然
也有誠則無物不應予之望卿出仕如此卿病必不
久而瘳矣秋入侍經筵因文義論驕字諫官姜緒言
殿下蔑視群臣凌駕一世許多病痛皆從驕字上来

先生曰姜緖所言在敵已有難虗受而竊覸　天顔
無厭聞之色古云君明臣直　殿下容諫如此宜乎
有直臣矣　上曰緖之質直予素知之矣初乙巳群
凶以　仁廟爲未逾年之君襄事多不謹至是改修
先生承　命董事有孝陵修補錄十一月陞左相是
冬撰靜菴趙先生神道碑銘己卯春撰陰崖李先生
行狀及己卯薦科榜目序入侍　經筵請儲養典文
衡之人薦具鳳齡李珥許篈且　啓曰臣請收用李
珥者數矣至今未有指揮何也　上曰李珥予亦知
之予年尚少渠亦未老差晩何傷時禮官議成運

贈爵先生曰曺植成運李恒同是賢者而人品則不
同曺植志氣凌厲識見超邁雖聖賢之書亦不屑意
故微有病處成運溫雅簡默超然不嬰世故常謙讓
自守爲一世完人李恒律身以聖賢爲法讀書以四
書爲本導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多有功於學者而非
如隱德之人故或有是非今行褒典則先李恒而次
成運可也曺植則已贈職矣是歲撰灘叟誌銘庚辰
春以病乞免不　允冬　上患眩暈先生被召入大
內　上執先生手曰卿一代賢相善護吾兒先生曰
臣當死生以之辛巳乞遞甚懇　上諭之曰卿伊洛

之學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喬嶽之功是豈區區建設自以為功者同日語哉以予之不穀得免於顚沛者是誰之力也當是之時生靈之責卿雖欲辭之不可得也先生惶恐出謝九月丁内艱　上遣承旨吊賻仍　命一路護喪將行又遣承旨宣　敎曰予以不敏賴卿以為國不意卿遭大故遠離千里之外予無以為心卿之一身一人之所依生靈之所係不可自同匹夫過哀踰制上貽予憂下䧟民望卿須節哀終孝路悠日寒茲觧所御貂裘及雨具藥物並賜又　命勿為守墓待春反䰟于京以副予意先生

還鄉廬于墓下柴毀幾不保監司以聞于朝 上遣
內醫救之遣承旨宣 旨曰禮貴得中滅性非孝子
聞卿執喪過禮毀瘠成疾茲遣近臣勸卿從權又諭
于子弟曰聞每夜上塚號哭云今後諭以予意固止
之先生上疏畧曰小臣賤竊寵祿又保榮養惟天降
譴遽奪所恃自 上特賜吊賻 聖慈過慮憂臣必
死至遣近臣俾霑滋味臣雖年未踰稀起不用扶既
乃有 命即此是法其敢泥小節以撓大體切恐名
浮鬼惡福過災生使國人指之曰無德僭賞自其始
豈不殆哉第顧 殿下以心學責己時務責下且務

和一以靖朝廷是臣之始終危懇也　上念先生不
已屢下書令返魂于京先生不得已奉几筵入洛結
廬于中門外隘迮僅容膝盛暑隆寒足不出門外門
生親屬無由得見其面　上屢遣承旨勸肉終不承
命癸未八月乞歸鄕祔主于家廟　許之時領左相
皆適　上遣注書宣諭曰卿大臣也雖在守制之中
不可膠守常規卿其卜相以進鄭惟吉遂入相而左
揆猶虛位時朝論携貳　上意欲待先生厚德以鎭
浮也服闋之日卽除左議政　有旨催召辭以病不
赴者九五月遣承旨宣　召曰卿宜盡忠於前而自

私於後良以不辟憒憒不可有為故見幾而作耳靜
言思之有靦面目先生惶恐即詣入都之日 上遣
中使宣醞于漢江仍 賜引對問時事何如對曰朝
廷攻擊之患近日粗安皆 聖上鎭定之力也在御
之日撰輯改正大學大學錯簡自程朱以後累經諸
儒改正互有異同先生裒集為一冊以便學者考閱
乙酉冬懇祈退去 荅曰卿之一身不可一日不在
於朝也仍 賜几杖無 賜宴先生以天旱辭不受
宴俄陞領議政力辭不 允六月始拜 命 啓曰
朴謹元宋應溉許鎬等罪固自取但以近侍之臣死

於塞上則恐貽　聖上後日之悔翌日　命放歸田里是年承　命序文〻山方正學鄭圃隱文集丁亥夏請免愈懇　答曰前後章凡十四上非不出於至誠而強留不許有若撕捱而不相通者予亦自知其非所以待卿之道矣顧念今日國事惟特賴卿有裔嶽之功耳卿一去而國事敗矣請卿少留以魅上下之望先生懇辭至十九度始　允之左右相啓曰今者内外多虞時事孔艱盧其舊臣身負鎮物之望進退之間所繫非細不可許也　上遣史官諭以仍職戊子四月乞遞凡十九而始准其請五月　特命還

授六月乞解職 答曰見卿乞解之章非敢不悉卿
懇亦非敢不信卿言第今國家危敗之勢甚於卿病
豈可惟念身病而不念國之危病此所以寧拂卿意
誠有所大不忍也不然許卿一二閑秩優游頤養有
何所難而繞逰旋復有若兒戲而不暇計乎聞卿行
步甚難不必出謝古之時大臣有國家大計命舁肩
輿以入今予亦願卿臥閤有問輒對而已秋呈告至
十二遆授判中樞府事己丑五月上劄再請致仕曰
臣今年七十有五榮慶極備所乏者獨致仕一節爾
若令更受 天恩販車羸馬步入里門爲父老尋甚

丘以盡餘齒入地無遺恨矣 荅曰安危所繫未可致仕又請奉朝賀不許日本遣信使玄蘇等來朝請通好先生獻議曰天下之惡一也秀吉旣弑其君義無可交冬鄭汝立謀逆事覺汝立初以經術誣世故先生亦爲其所誤嘗承 命有薦至是臺諫以誤薦請削黜 上曰此由知人不明耳至於削黜予所不忍只罷其職是庚寅三月也先生曳病出郊外時連累逆獄坐罷者多人心惶駭苟有一札相通者無不上疏自列先生獨無辨時論非之門生請援例待罪先生曰吾旣誤薦邦憲所難貸豈可呶呶自辨四月

七日易簀于寓舍子大海扶櫬以歸七月十日葬于
遠川先隴之側未向之原墓表用自製銘其一句云
小事糊塗或終累大意分明信無愧庚戌春廟堂議
以先生配享 宣祖廟庭光海以不保終始報罷嗚
呼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先生謫居珎島二
十年苦其心志深其涵蓄閑居獨處專力於學晩来
德業之大皆自此做出来豈非天之所以窮其身而
老其才者將以極其用於後日也先生之學以居敬
窮理為立脚之地以成己成物為推行之序居家孝
誠篤至〻老不衰喪必盡哀祭必致敬門庭之内斬

序衣服飲食必務儉素起居動止皆有法度其立朝則移事親之孝以忠乎君感激不世之殊遇常以勿欺為心每講讀至經史將過欲存理修身正家之說廣拓旁引期以感動 天聽常時謙遜自持言若不出口至義所當為則斬釘截鐵堅不可奪其推而為事業則如山岳不運而利澤及物如雷雨作解而草木甲拆惟以維持大體扶植元氣為先而不欲以小少畝為立名於世每念國家之患恒由於變更無斷遵守舊章不敢輕改惟欲百官奉職國家無事至於倡明禮教導迪民俗則未嘗不惓惓焉欲正渝風則

請頒鄉約以復古道欲清仕路則請擇人才以列庶位欲興儒教則請置師儒以責成效慮貪風之不息則請申贓汚之法患長幼之無序則請序齒學宮其前後建白本末可考也夫賢才不世出而相業不常有國朝之用儒作相不爲不多而獨先生以正學姱節相我宣考其遭遇之隆曠世無比一心體國如斗承天收用一時人才期以同濟國事者是其志也而晩値士論横潰翕訿未息卒之設施未究狼狽而退若夫知人之難君子所同病不識陸棠何損於龜山之賢而世之訾先生者或以此爲累何哉平生

律身玉雪自將其視紛華勢利若將浼焉少與李獻
相厚晚而還朝則獻為戚里遜與之絕時有一二戚
畹之有名行者頗為士類所推許先生待之甚嚴未
嘗假以辭色其用人不以私而相比鄭彥信頗有時
望物議欲以天官長處之先生曰此人識鈐畧有幹
局騎書則可至於銓綜一時人才非所長也朝議又
欲擢寘東府先生又言其不可而其人没齒無怨言
其處心之公而使人心服如此天性渾厚不露圭角
未嘗以人之毀譽而有動於中嘗因天旱請收敘年
久罪廢之金字顒斥以尸居相位仲救罪人或以告

且起其攻之太迫先生曰今日之大臣尸位者何限
令彼不言而獨及於我此實期待之深責我以相業
也何居趙憲三上疏詆先生及一時名流三司交章
請罷先生獨以爲不可謂門生曰憲雖狂妄以言獲
罪非盛世事也常以榮寵過盛爲懼每有除拜必連
章苦辭至於入相之日愀然不樂曰此灾生之兆也
蓋其見識之明了然於倚伏之數止足之分而 聖
恩隆重旣求去不得則先生如彼何哉最先生平生
則流徙顚沛瘴海孤囚寒暑雖屢變而其志不變擢
入黃閣位冠百僚憂責倚萃而其志不變非其涵養

之深蓄積之厚不能以致此也文章奇健不事沿襲其格力甚高如殷卣周彝藻飾漫滅而古意獨存其聲律清越如希音大呂金石相宣而一洗哇咬然此特其餘事耳非所以論先生也平日著述甚多兵火中散逸殆盡収拾刋行者詩凡九巻文凡六巻先生諱守愼字寡悔穌齋其號也或曰伊齋或曰暗室先生晩歳於亭前列植冬青木十種扁曰十青蓋寓意於保晩節也一時公卿多詠其風致先生歿珍島之人立祠祭之此乃宜興尸祝之意而忠州之釼巖尚州之道南亦妥靈而寓羹墻之慕可見好德之彝出

於天而不能自已也先生告君之語未嘗出以語人
故其所傳無多至於出處之節與夫平日純德懿行
亦多有採摭未備者今只就家譜所錄略記其槩以
俟他日之更考也夫人廣陵李氏弘文館校理灘叟
先生延慶女也先生無子以弟克慎子大海為後官
至榮川郡守側室有三男一女曰戒來戒難戒後女
適牧使許澂大海娶郡守李好約女生一男曰道亨
醴泉郡守娶賫成崔滉女有三男四女男碩命生員
早世峻命直長次景命女適縣監沈大孚進士柳德
蒭都事李抗李弘爽崇禎七年甲戌通政大夫前禮

曺叅議知製 教李埈撰 蘇齋集

盧蘇齋守愼謫珍島十九年冬則爲窟室而讀書於書無所不讀而偏讀論語及杜詩二千周於柳文偏好韓非國語及爲丞相亦不廢讀書性儉素且嗜酒喚侍婢冒寒夜點燈煖酒爲不安于心求佛寺點火蔓荊（俗名明可木）滋油棟之壁於枕房置銅爐酒缸銅斗夜長無眠則起取蔓荊自撥爐火一吹便燃燈自酌銅斗加爐上熱歠之抽架上書滿意讀之每一夜酒一瓶書若干卷抵老死不輟年幾八十卒（於于野談）

良才壁書鄭彥慤告變之後一時士類定罪時陳復

昌尹春年力救蘇齋脫於死籍而謫珎島 月汀漫錄

盧蘇齋嘗與陳復昌同入試塲其後一造復昌之門留刺而退復昌深幸之每持其刺誇示來訪者曰寡悔訪我值我不在而去此其所留刺也丁未壁書獄公得罪復昌力救流配珎島十九年始得放還超陞至大拜其間復昌以大憝得罪謫甲山公視復昌子如家人每來不通名直入云 月汀漫筆

蘇齋言金弘度少時學於我奉使入來珎島訪我仍言近有疏放謫客之議先生當不久放還矣其言殊驗脫果未久而金敗又言尹彥久字春年奉使入來珎

島訪我而去自是奉使者每歷訪焉（月汀漫錄）

盧蘇齋守愼謫珍島〻守希時宰旨困辱百端曰罪人安得玉食至貿粱米于山郡以給之（荷潭錄）

盧蘇齋守愼謫珍島自持刻苦不挈女奴太守定一官婢之未經人者炊之晝則執役夜則寢於戶外蘇齋令退去婢曰太守之令也不敢退如是者經一年雖隆寒不怠蘇齋憐之許入戶內如是又一年猶不近之一日蘇齋問曰汝從謫人今三年矣年已長成可退去嫁夫婢曰服役三年情義已敦不敢退也蘓齋義之遂納爲妾生一女即坡州牧使許徵之妻也

蘇齋宥還畢來共享富貴三十年云 樂全漫錄

盧守愼被謫二十餘年始復官爵守愼以文行少有重名擢魁科歷淸要乙巳姦黨忌其名遠竄之守愼謫中問學益精有時吟咏多發於忠君愛親之至情著夙興夜寐箴註旨意精明士林傳頌淸名益播至是拜弘文館修撰 經筵日記

庚午盧守愼爲弘文館直提學先是承旨奇大升於經席啓曰學行出衆之人曾被竄謫年今已老當汲汲收用擢以不次之位盖指白仁傑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等也大臣亦以爲言於是皆蒙擢拔仁傑已

陞堂上守愼拜直提學希春拜應教彥祥拜執義未幾皆陞堂上 經筵日記

盧蘇齋守愼少時以玉堂封事被譴直聲播於士林及自珍島還拜相無所建白守愚堂崔永慶譏之曰盧相國之唾宜用之治腫蓋治腫用未言前唾故也 於于野談

守愼乙巳餘人也初非不欲保其晩節也惑於成龍之議變其中年見識而徘徊待盡 重峯疏

右相盧公自爲吏判因厥弟克愼之請多得不廉之名輸貨求官者輻湊厥弟之門及爲台鼎略無意於

薦賢伸寃有執拗循私之癖無公平好善惡惡之意士林失望云李叔獻鄭衍之皆歎前日士林之見欺誤以為可恃也 眉巖日記

乙巳消長錄卷之十二

寸丐

三十